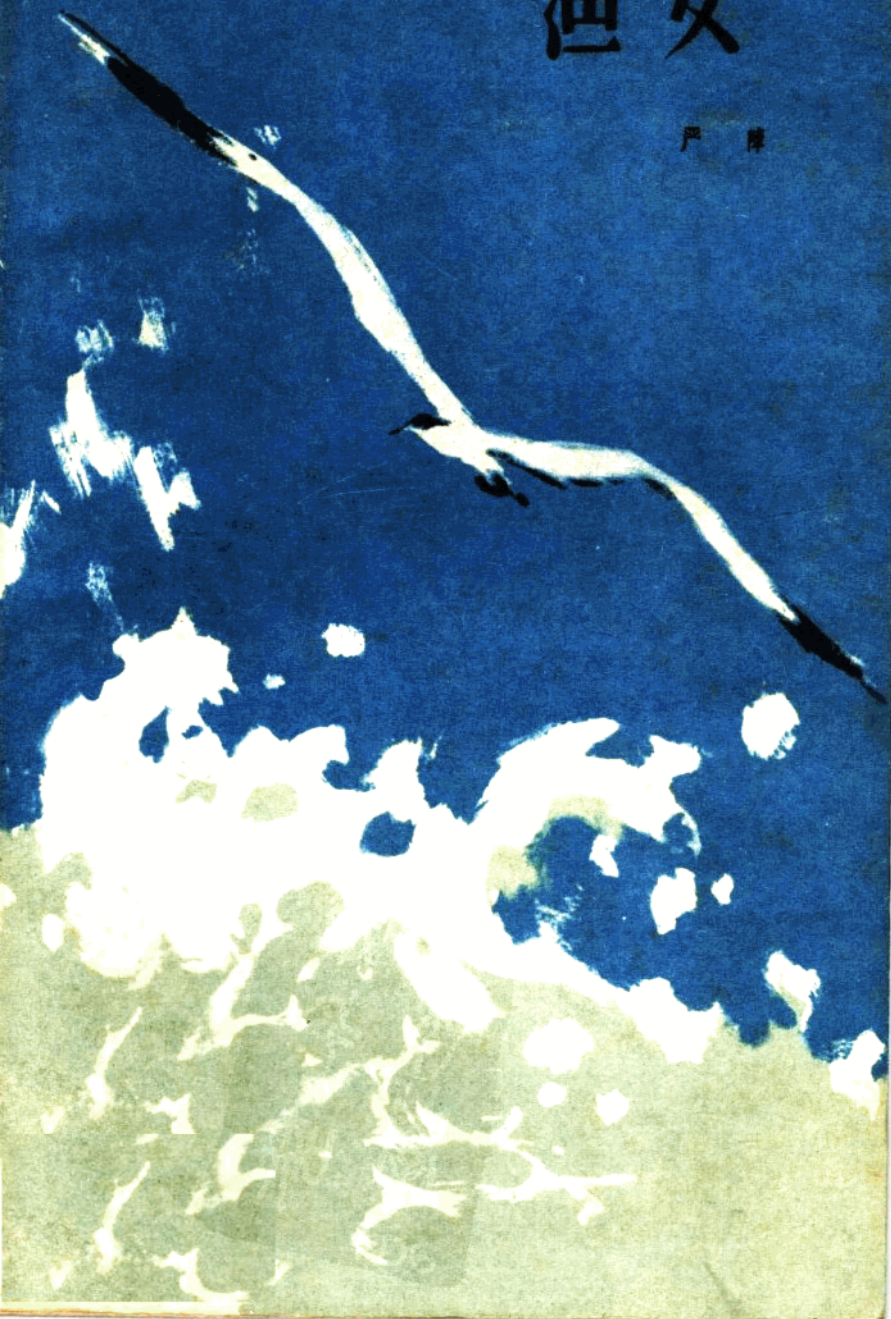


漁女

戸 部



序 曲

一片碧藍的海洋，
一片碧藍的天，
一排排白色的浪花呵，
從遙遠的天邊湧上海岸。

漁村里已經升起了炊煙，
一道一道象風吹的絲綫，
雲霞象繽紛的春花，
落進了海浪中間。

站在被海潮冲打的岩石上，
漁婦們用手掌遮着夕陽的光綫，
望着天海相接處的一些白點，
那眼神比深深的海水還要深遠。

隔的雖然是這樣遙遠，
她們卻能辨認出自己等候的船，
因為那船桅上掛着的
是她們親手補過的风帆。

白色的帆在人們眼里漸漸變大了，
漁船一只接着一只地回到海邊，
繞着這些歸來的漁船的桅杆，
一只白色的海鷗正在飛旋。

它有時飛得很低，
有時又飛得很高，
有時又用它的銀翅，
去輕拍那藍色的波濤。

它象有什么要訴說，
又象有什么要問詢，
又象在輕輕呼喚，
呼喚，呼喚，呼喚一個人。

海边上那些善良的漁婦們，
望着这白色的鳥都輕輕擦着泪痕，
这是怎么回事呵，
同志，下面是它的起因。

第一章



—

同志們当然都清楚的知道，
知道那美丽的胶东半島，
它站在藍色的海边，
象一只金色的鳥。

它有綿延挺秀的群山，
也有广闊浩渺的平原，
它有平靜澄綠的溪流，
也有柔軟雪白的沙滩。

到秋天呵，漆紅漆紅的栗子，
落滿了它那金色的山澗。
到春天呵，雪白雪白的梨花，
开遍了它那綠色的河边。

它的每一座山峰，
都經過鮮血不止一次的灌溉；
它的每一寸土地，
都經過炮彈不止一次的耕耘。

直到如今，
從它古老的樹干和古代的碑碣上，
還可以找到生鏽的彈頭
和生滿青苔的彈痕！

壯烈的鬥爭故事，
象無數金子在它的土地上閃爍；
美麗的神話傳說，
象無數珍珠在它的海水里蘊藏。

呵，
同志們，
這個故事，
就是發生在這個地方。

二

这虽然是十多年前的事啦，
但海边的人们却记得很清：
初春。更深入静。
呵，月白风清。

在麦地里过夜的大雁，
扑啦啦，飞上高空。
一支小队伍沿着海岸走来，
月下闪着乌亮的枪筒。

汪，汪，两声狗叫，
震散了一天繁星，
行进的战士唯恐把人们惊动，
他们尽量地把脚步放轻。

他們每個人的頭上，
都戴着一頂沒有帽徽的軍帽，
他們每個人的背后，
都有一個小小的灰布背包。

他們肩上的槍支雖然不太好，
它却是戰士的驕傲：
在千百次的血戰中，
他們就是用它保衛着祖國和同胞！

用灰布或黃布制成的子彈袋，
斜掛在他們胸前，
四個土造的手榴彈，
掛在他們腰間。

一個，兩個，三個，五個，
不多不少九個戰士呵，
他們的裝備，
幾乎是一樣齊全。

只有一个人，
一个英俊的少年，
在他的皮带上，
多挂了一桩物件。

那是一把日造的馬刀，
它装在牛皮制成的刀鞘里面，
上面还系着两縷紅纓，
飄飄洒洒格外好看。

战士们匆忙地走着，
个个都是满头的汗，
海边上的夜雾，
润湿了他们的衣衫。

透过那白色的雾霭，
一座小小的渔村映入战士的眼睛。
那些用金色的石块砌成的小屋里，
隐藏着多少渔人的苦痛！

一盞暗，一盞明，
昏昏黃黃，是漁村的燈。
一聲高，一聲低，
村頭上，有盲人們嘶啞的歌聲。

一定是出海的人們回來了，
這麼晚，小酒店里還是鬧哄哄，
一杯苦酒兩行淚，
呵，滿耳的狂浪暴風。

眼前的這些情景，
對戰士們並不陌生：
哎，又到了上次歇腳的村子了，
同志們，喝一杯開水再趕路程。

村上的房子一幢一幢，
該到哪一家的門口輕喊一聲？
還是到老漁夫的家里吧，
看，他的窗口正亮着微黃的油燈。

老漁夫正在燈下做什麼呢？

在結網，還是在搓繩？

還是正銜着黃銅煙管，

理着長須講述海上的奇景？

他的女兒雪嫻呵，

是不是正握着銅勺在魚湯里攪弄？

她呀，她總是默不作聲，

垂着她那少女的羞怯的眼睛。

戰士們想着，走着，

穿過了海灘，走上了小徑，

漸漸地，漸漸地，

他們走近了老漁夫低矮的草棚。

推開了虛掩的門扉呵，

走進了草棚當中，

啊！

這情景和上次多么不同：

破旧的漁网散的东一处西一处，
那織网的梭子也已經被血染紅，
老漁夫紧握着鋼刀一把，
正“嚓嚓嚓嚓”地磨个不停。

他胸前的长須呵，
象白雪在风里飄动，
他滿臉的皺紋，
是大海波浪的縮影。

呵，他苦难的一生，
經歷过多少风浪？
微弯的身軀呵，
象海洋里一柄結实的船桨。

他一下一下地磨那刀子，
低着头，一声不响，
他那滾滾的老泪呵，
一滴，一滴，滴在雪亮的刀上。

老大爷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你快快对战士们讲，

你的女儿呢？

她为什么不在你的身旁！

三

淡淡的月色撒遍海滩，

茫茫的大海惊涛拍岸，

渔村的灯火开始熄了，

一盞，一盞，一盞。

只有那高高的瓦房里，

灯光还照样耀眼：

渔霸王三秃子家里，

正举行豪华的酒宴。

在桌旁坐着的，是伪村长、汉奸，
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坏蛋，
桌面上摆满了漁民的血汗，
呵，一碗，一碗，一碗。

漁霸王三秃子今天特別高兴，
他不断地举起酒盅，
談着拉网大扫蕩，談着火堆、地雷，
談着希特勒对列宁格勒的进攻……

突然，一陣风，
把客厅的大門吹开一道縫。
从月色清冷的院子里，
傳來一絲少女的哭声。

一个汉奸向門外望了望，
嘻嘻地笑了两声，然后这样講：
“三爷，烟台街上有多少摩登女郎，
为什么偏把个打魚女子放在心上？”